

昴宿二 (Taygetan/泰格坦) 飞船：我们为什么会来到地球上空？

作者：Yazhi Swaruu & Athena Swaruu

发布日期：Feb 9, 2022

发布平台：Cosmic Agency

原网址：<https://swaruu.org/transcripts/taygetan-ship-why-are-we-here-update-for-the-newcomers-meet-a-few-crew-members>

Gosia：你好 Yazhi！大约三年前我们刚开始接触的时候，我制做了一个视频，关于你们昴宿二的飞船成员来到地球的原因，但那之后发生了很多；许多事情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你们理解事情的角度也变了。所以请让允许利用一集新视频来做个更新。为什么 Yazhi Swaruu 你和你的昴宿二飞船成员会来到地球附近？

Yazhi：在我继续之前必须做个声明。我在用英语和你对话：使用的术语和概念都是地球人类的英语，因此以下内容是最符合我们想法的英语翻译，不一定意味着昴宿二也使用相同概念。地球语言是我向你传达思想和信息的唯一途径。

当前情况：

我们的大型星际飞船，在人类术语中被归类为“重型飞船”，也被称为昴宿二旗舰飞船。她有 1734 米的飞船壳，总长 2023 米；她不是飞碟形的，而是细长的，船桥和生活区位于飞船头和船尾引擎位置，黑色外观。你可能会觉得这种飞船不如经典的飞碟形飞船高科技，但事实恰恰相反。她是最先进的航天器，比许多飞碟形的都先进。飞碟形航天器旨在将发动机产生的电磁力均匀分布在飞船周围。这艘飞船因为使用了先进技术所以不需要设计成飞碟形。

截止 2022 年 2 月 2 日，飞船上有 28 名昴宿二人、2 个地球人类、3 个史瓦鲁人 (Swaruunian)，总共 33 人。不是好数字纯属偶然。

起初昴宿二星球的人们被告知，他们的存在将助星际联邦一臂之力，将地球从消极的

控制、压迫和剥削中解放出来。但正如我们在很多视频中解释过的，地球问题原因并不单一，情况错综复杂。

昴宿二至少在 12500 年前就来到或访问过地球（双木：这与 TIM 提到的提亚马特开始解体的时间吻合），亦可能更早。从那时起，他们影响了地球上多个社会文化。例如，埃及人、苏美尔人、斯基泰人（Scythians：居住于西伯利亚的原游牧民族）、西梅利亚人（Cimmerians：居住于印-欧的原游牧民族）、爱斯基摩人和美洲原住民等等。有时是单独接触，有时是与多个星际种族合作。其他时候只派遣了少量地球访客。

最近在 1919 年，一个更大的昴宿二船队来到地球，作为一支远征部队观察并试图影响人类社会进程，使其朝着积极方向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看到地球上涌现了更多问题，第二波更宏大的昴宿二浪潮在 1952 年来到地球，也渴望引导和促进更积极的未来。

总之，昴宿二的愿望和使命一直是促进、播种、指导地球的精神、道德和伦理发展。

这两波接触后，昴宿二更倾向直接影响政府、甚至与他们合作、给予积极引导和影响。但他们很快意识到这行不通：因为政府多次将他们忽略，或只是利用他们学习、获取先进技术，尤其出于军事目的。

1919 年和 1952 年的第一次和第二次接触是由 Temmer 的 Rashell 领导的，试图直接与政府合作、均以失败告终。

因此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昴宿二开始寻求一种新方法，即缓慢的信息渗透：通过一个平民接触者在地球上播种信息和灵性概念，帮助地球创造一个更和谐公正的社会结构。这次任务虽然达成了一些目标，但显然不够、又一次遭遇失败：因为接触者所提供的信息被扭曲，或者只想利用他的接触故事获得财富和名望。但不能否认，这次任务也形成了一些好的影响。

1980 至 2008 年间，除了小型的探险或侦察飞船，昴宿二几乎没有拜访过地球。2008 年，昴宿二飞船再次抵达地球上轨道后，目的是解放地球：随时准备直接干预，甚至必要时会以军事方式进行。

昴宿二认为，无依无靠的地球人被负面种族入侵并掌控。并且当下是人类改变和觉醒

的时刻，他们都将意识到自己来自星际，即将从 3D 密度提升到 5D。

随着时间的流逝，从 2008 年到 2016 年，昴宿二开始了联邦一个叫做“第一次接触”的试验，使用人类计算机复本，甚至是供其他飞船成员使用而从不同地方“获取”的原始机器复制版本登入社交媒体。

这个项目旨在甄别人类是否已经准备好与星际种族直接接触；它以整个地球种族和文化为单位，而非个人。由于接触团队遇到了大量问题，所以该项目在 2016 年末被取消，少数接触除外。总的来说地球人根本没有准备好；更糟的是，完全没有兴趣。

2016 至 2017 年底，昴宿二人开始重新评估局势和下一步计划。他们发现并不需要庞大的飞船舰队——这只会浪费时间和资源。因此他们决定，只留一艘飞船在地球附近，所有工作都将通过它完成。Temmer 的 Alenym 将指挥这艘唯一的旗舰飞船。

如今除了与一些地球政府保持某些层面的联系，昴宿二人回归了最初的战略，即通过平民接触者，播种认知和灵性概念、推动全球范围的精神觉醒。

昴宿二人和我们史瓦鲁人再也不把地球上的情况简化为一个剥削问题——强者对弱者的剥削。不可否认某种程度上是这样的，但问题的内在原因和根源要复杂得多。

我们认为精神指引是任何社会群体、文化、种族积极成长的关键。因此，传播信息和概念仍然是我们双方的主要任务。我们深信这一原则：一个民族的精神、伦理和道德水平越高，就越不需要政府。

成员也纷纷出于个人原因留在飞船上。我们觉得自己可以促进地球上的问题得到解决。无论贡献多小，我们都感到欣慰。提供帮助是正确的、也是我们唯一能做的，既然已经参与其中，已经与我们的地球接触者交心了很长时间。不仅是直接接触者，还有间接接触者——我们留在这里是为了他们，虽然不是每个地球人都愿意倾听我们的对话。我们不能就这么走开、对地球发生的问题视而不见。这不对也不符合我们的原则。

一部分所谓的“积极种族”通过星际种子改变地球文明、促进学习和发展，尤其精神发展。星际种子的播撒来自昴宿二无法控制的更高领域，或使用复杂的类似《阿凡达》中的沉浸仓技术——进入地球以人类身份执行任务。一些人对此有意识，一些人则没有；一些人记得，一些人不记得——主要取决于转世地球的星际种子们的愿望。这是从地球

内部影响文明的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同时也遵守宇宙联邦的规则、法律，如《最高指令》中的“不干涉”条款。

地球科幻作品已经使《最高指令》的概念被滥用，但它却基于一个非常真实的宇宙法规。它统领、管理着地球和星际几乎所有星体。我还必须指出，星际种子的概念并非地球独有，它作为构成宇宙的基本原则之一、遍布整个宇宙。灵魂迁徙在整个宇宙是自然而然并且广泛存在的。

有些被标记出的星际种子被他们代表的星际种族仔细观察着；其他的则不然，只能靠自己。他们中的一些来到地球有明确任务要完成，而另一些可能因为各自的原因才转世到那里。很多时候，一颗地球星际种子的存在就足以积极影响他周围的环境：他们只需跟随自己的想法生活，并不需要做什么特别的事。

目前地球轨道上的昴宿二飞船的另一个主要作用是为跟踪昴宿二的星际种子并为他们提供任何支持。如果可能的话也要支持其他种族的星际种子。主要通过引导，因为“不干预”法禁止其他形式的直接帮助。

Gosia：Yazhi 谢谢你！你们来到地球的原因和其他外星种族是一样的吗？

Yazhi：每个种族都有自己的理由，但大多数理由相同。星际种族亦不是生来平等的，种族间有许多分歧，尽管他们都称自己是“积极的”。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地球上关于密度和空间概念的解释大部分是错误的，我们并不同意其中许多概念。其他种族亦持有各自的宇宙观，都不相同。但大家动机一致：帮助引导地球人成长、减少苦难。

Gosia：这是推动地球人加入你们的星际大家庭的原因之一吗？你们来到地球是否也为了披露？对人民进行更开放、正式的披露？

Yazhi：一开始，“第一次接触”计划是为了判断地球人是否对公开披露已经准备好：星际种族将公开他们的存在，人们会突然意识到他们在宇宙中并不孤单。

这是我们在飞船上天真的自以为是。

大部分地球人受到严重的精神控制、被编程以一种特定方式思考。他们轻而易举地无

视我们，甚至不认为我们的存在有任何关联。

控制地球的力量很早以前就将人类所能理解的、虚构的、真实的事物在人身上打上烙印，以保存权力。

一旦“星际种族真实存在”的事实被揭露，将导致连锁反应、破坏统治阶层的权力结构。“地球之外存在人类”的这个事实意味着达尔文的进化论是错误的。而“地球周围存在星际种族”也会揭示地球物理学的错漏。

此外若存在星际种族，那么自由能源也存在，因为星际种族都在使用自由能源。逻辑上这将导致地球电力工业的崩溃，戳穿统治阶层靠制造“资源稀缺”来控制人口的谎言。

披露的直接结果是人类解放。因此我们严重怀疑地球政府会承认任何星际种族的的存在，不管种族的先进与否，更不用说地球轨道上的我们，或远程接触少量地球人的种族。

他们会尽其所能维持现状、保持统治，或者像我们最近看到的那样，摧毁与星际所有种族联系的一切可能性。

总之我清楚地看到，今天所有一切都在朝官方披露的相反方向移动。权力想要更多的控制，而披露将剥夺他们的控制、对他们造成毁灭性打击。

Gosia：好。你说你们来到地球的原因之一是帮助引指导人们、减少苦难。你认为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最需要明白什么？是什么让思想得到解放？

Yazhi：地球人需要认识到：世界政府——所有政府，并不是在帮助人民、更没有竭尽所能保护人民；他们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应该意识到，政府作为整体不过是每个个体（人性）的反射。因此解决地球问题的唯一途径是改变全人口的认知：提升他们的同理心、伦理道德和灵性水平。掌握生活、对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负责。

如果人们把个体做决定的权力下放给别人，问题就永远得不到解决。这将使人们陷入一种稚子般的认知：将一切问题交由父母、宗教领袖、精神导师、先知、政治家、学校教师来解决。必须挣脱这种稚子心识才能变成熟。